烛光里的老师

蜡烛,燃尽自身,却将光明毫无保留地 倾洒,照亮他人的世界,这般无私奉献光和 热的特质,恰似人民教师的精神写照,恰如 其分,深入人心。

回首往昔,上世纪70年代初,我踏上了 第一届监利"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 师的岗位,尽管这段经历短暂,不到一年便 调入县水利局,可那一刻的抉择,让我真切 地体悟到教师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之重。此 后,中学时代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音容笑 貌、人格魅力,时常在我心间浮现,他们宛如 璀璨星辰,为我指引前行的道路,成为我汲 取力量的无尽源泉。

记忆回溯到那个特殊时期,1970年,朱 河中学迎来了复课的曙光。我们这些被时 代浪潮耽误了两年学业的小学毕业生,怀揣 着好奇与憧憬,踏入了朱河"东方红"中学的 校园。我被分在初中6排,班上的同学大多 是朱河下街一同长大的发小,熟悉的面容, 让陌生的校园多了几分亲切。

入校后,一场全校师生大会令我印象深 刻。会上,召集人罗康臣校长讲话,这是我 第一次聆听校领导发言。罗校长身形高大,

气质儒雅,讲话时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文采 斐然。我听得如痴如醉,仿若置身于一场文 化的饕餮盛宴,精彩之处,还赶忙用速记记 录下来,那字字句句,至今仍在我心头回 荡。后来,罗校长上调县城,工作成绩卓著, 离休后也未停下脚步,活跃在文苑诗坛,担 任《监利诗刊》主编、监利诗联学会常务副会 长,著有《南湾诗选》,作品屡屡在省市诗刊 发表,为监利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堪称教育界的楷模。

在初中6排的时光里,先后有刘礼福、 袁正莲和陈大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 前两位教语文,后者教英语,三位老师教学 风格各异,却同样知识渊博、认真负责,恨 不得将满腹学识一股脑儿传授给我们。

袁正莲老师戴着近视眼镜,端庄秀丽, 知性高雅,虽不苟言笑,却自有一股不怒自 威的气质。她对待学生宽严相济,教学上 更是一丝不苟,课堂讲解耐心细致。彼时, 学校开展"兵教兵、兵教官"教学活动,选中 6排作为试点,还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尝试 授课。袁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备课、预 练,给予我鼓励与支持,让我有勇气登上讲 台。面对平日里一同学习的同学,我瞬间 从学生变身"老师",紧张之感不言而喻。 好在两节课下来,同学们积极配合,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赢得了听课的校领导潘传凤 和杨钧洪的称赞。

那时,贫宣队进驻学校,参与学校管 理,教师队伍也注入了一批年轻的工农兵 教师力量。其中,黄春芳老师教我们语 文。他曾投身军旅,又就读师范,身材魁 梧,嗓音洪亮,知识储备极为丰富,才华横 溢。他对我的学习和成长关怀备至,常与 我促膝长谈,教导我多做笔记,掌握速记 技巧,积累成语知识,还叮嘱我每日牢记 一条,积少成多。直至我毕业下放老江河 渔场,他还赠予我一本日记本,扉页上题 着"桃红李郁枝枝鲜,春送鸿鹏逞江边;舌 耕鹪鹩且稍瞻,缎秀前锦柱九天"的诗 词。这本日记本,我视作珍宝,珍藏至今, 那些诗词与老师的谆谆教诲,早已铭刻在

此外,我始终难以忘怀在学校写作组 时,对我们悉心指导、笑容可掬的姜荣华老 师,唱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登上讲台的周家

英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讲课妙趣横生、 声洪嗓大的蔡家成老师,风度翩翩、亲切和 善、诲人不倦的刘永福老师,还有性情耿直、 耐心讲授单词和句型的广东籍英语教师兼 班主任陈大石老师……初中两年的时光,如 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们这群稚气未脱的 少年,告别校园,奔赴广阔天地,恰似振翅高 飞的雄鹰,开启新的征程。

在我的心中,教师的职业崇高而神圣, "老师"这一称呼光荣而美好。烛光里的老 师,宛如默默燃烧的蜡烛,耗尽心血,将生命 化作光明,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他们 甘于清贫,耐住寂寞,身处三尺讲台,心系万 千学子,践行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正因如此,人们毫不 吝啬地用蜡烛、火炬、园丁、人梯、人类灵魂 工程师等溢美之词来赞美他们。我虽因种 种原因,走上了行政岗位,与心心念念的教 师岗位失之交臂,至今仍觉遗憾,但对教师 这一职业的崇拜与敬仰从未改变。无论在 职时,还是退休后,我都以教师的情怀和风 尚要求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愿如春蚕 般,发挥余热,书写无悔人生。

银发观盛礼 心潮逐浪高

9月3日上午,市老年大学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这些银 发学子齐聚一堂,共同收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直播。当盛大的阅兵式展现在荧幕 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比激动与自豪。

荧幕上,礼炮声声震云霄,国旗猎猎映朝阳。受阅官兵步 伐铿锵如雷,阵列严整似钢;新型装备威严肃立,科技锋芒尽 显;空中梯队呼啸而过,划出壮美航迹。

这场阅兵,彰显着大国担当:威武之师展现国防实力,和 平之师传递文明理念。它以铁一般的事实昭示"正义必胜、和 平必胜、人民必胜"的真理。

这场阅兵,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让我们铭记烽火 岁月,缅怀革命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作为市老年大学的一员,我们虽已满头银发,但初心未 改。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银发力量"。

收看九三阅兵有感

八十年前烽火燃,山河浴血志如磐。 铁流滚滚今朝阅,盛世辉煌举世欢。 抗战精神传万代,和平鸽影映长天。 银发齐聚观盛典,不忘初心勇向前。

□ 胡小琴

地 铁

在黑暗里奔驰并不比在天空中飞翔

更容易混淆方向

由南向北、由北向南

线路清晰明了,二十米深的地底

像潜龙

温暖的荔枝

□ 董圆圆

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独自来到深圳工 作。五六月份的深圳,满大街都是荔枝。从 未吃过荔枝的我,看到路边卖的荔枝鲜红饱 满,好似小红灯笼,表皮纹路清晰仿佛状元 盔甲,新鲜又诱人,而且价格也便宜,于是立 马买了一斤。剥开外壳果肉,如凝脂般晶莹 剔透,放入口中轻轻一咬,汁水爆开,清甜无 比。我边走边吃,边吃边感叹,难怪杨贵妃 喜欢吃荔枝,果真是人间美味。

一斤荔枝,十来分钟我就吃完了,还意 犹未尽,准备第二天再去买。可惜,第二天 早上醒来时,我就难受得不行,喉咙发炎疼 得厉害,口腔溃疡了几处,吃饭喝水都困 难。后来,经过清淡饮食调理了十来天,才 完全恢复。此前我只读过"日啖荔枝三百 颗",那次经历后,我才知道"一颗荔枝三把 火",荔枝是典型的热性食物、吃多了容易上 火。从此,我对荔枝敬而远之。

从深圳调到了武汉工作,武汉的荔枝不

仅价格贵、也不新鲜,我自然是看不上眼 的。转眼十几年过去,如今我已是四十几岁 的中年女性了,时常感觉手脚冰凉、气血不 足。今年六月,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蒸荔枝的 吃法,因为荔枝作为纯阳之果,可以很好地 温补中焦阳气,但是直接吃容易上火,而蒸 一下可以引火归元。

我立马买了两斤荔枝回来,按照网上推 荐的做法实施:碗里放入7颗剥好的荔枝(去 核)、3颗红枣、3颗桂圆、一勺醪糟,少许枸 杞,打入1个鸡蛋,加半碗清水,冷水上锅蒸 20分钟。蒸后的荔枝甜度有所下降,但口感 还不错,荔枝、红枣、桂圆和醪糟里的甜味融 入到水中,形成半透明的白色汤汁,将鸡蛋 戳破后随汤汁一起喝,营养又美味,而且没 有任何上火的症状。

我准备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吃一碗蒸荔 枝,母亲立马说包在她身上,因为平时她6点 起床,6点半出去买菜,而我7点才起床。于 是第二天早上厨房里就有一碗已经蒸好的 荔枝,但因为在锅里闷久了,荔枝和汤汁的 颜色都变成了灰色,口感也差了一些。我向 母亲反馈了这个问题,后面每天早上我都能 吃到色香味俱全的蒸荔枝了。

我一直以为是母亲为了掐准蒸荔枝的 时间,而特意延迟出门,直到有一天早上, 我去厨房发现,碗里的荔枝、鸡蛋等都配好 了放在锅里,但都是生的,我想母亲那天是 忘记开火了。晚上回到家,跟母亲说起此 事,母亲说这么重要的事她不可能忘记,因 为每天压根就不是她负责开火,她和我先 生商量好了:每天早上6点母亲把材料配 好放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先生6点半起床 后开火20分钟,然后关火出门,这样我7 点起床,蒸荔枝刚刚好。只不过那天我先 生有事不在家,母亲不知道而已。得知真 相后,我心头一热,原来每天早上吃的蒸荔 枝是母亲和先生接力完成的,世上应该没

有比这更温暖的荔枝了。

再后来,上初中的女儿被繁重的学业 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吃饭没胃口。我从 每天自己吃蒸荔枝受到启发,想为女儿制 作营养、健康又美味的荔枝饮品。我在网 上找了多种配方在家试验,最后使用荔 枝、茉莉花茶、鲜奶制作出的荔枝饮,女儿 认为非常好喝。于是每到周末,我会提前 做好荔枝饮,放在冰箱里冷藏起来,这样 女儿下课回来就能喝上清甜的荔枝饮。 女儿边喝边说:"妈妈,我现在理解为啥苏 东坡、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了。"我心里乐 开了花,因为这杯荔枝饮也在孩子心中留 下了温暖的记忆。

虽然今年的荔枝已经下市,但我每每想 到荔枝,不禁会心一笑,因为它不仅是一种 好吃的水果,更是家人爱的传递,荔枝也从 不被我待见的水果,变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

唢呐声咽

一把唢呐百年响,红白喜事它最忙。 吹尽人间悲欢事, 曲终人散泪两行。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这种既 叫唢呐又叫喇叭的乐器,它是所有民间器乐 中声音最高亢、最嘹亮的,似乎能穿云裂石。 小时候很喜欢听这种声音,遇红白喜事,

总喜欢黏着吹鼓手(民间对唢呐人的俗称),还 帮他们提袋子,吹到哪跟到哪,如痴如醉。 我的村子小,吹鼓手也少,才三个。我

最喜欢跟着一个姓黎的师傅,他家离我家约 半里路左右,教过书,但教的时间并不长。 黎师傅长得粗壮,浓眉大眼,非常帅气,

但只要他拿起唢呐,这些精致的五官就都变 形了,面部胀得通红,两道眉毛快竖起来,尤 其是眼睛,像要突出来一样,瞪得圆圆的,腮 帮子一鼓一瘪,表情非常夸张。我想,这可 能是别人背地里叫他们吹鼓手的原因吧。

唢呐小,江湖大。这种民间艺人江湖人 称为云台师傅,所谓云台,就是天庭的舞 台。相传作为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经在 仙界为上八仙吹奏过仙乐,连棚都是龙王搭 建的。这能力被唢呐艺人视为吹奏技艺的 巅峰,这份荣耀使他成为了掌管唢呐舞台 (云台)的祖师。

这个传说充满了行业自豪感,极大地提 升了唢呐艺人的地位。所以乡里人不能当 面叫吹鼓手,都叫云台师傅或者师傅。监利 民间有很多关于吹鼓手的歇后语:"吹鼓手 嫁丫头——往别人家里送""吹鼓手坐 席——只等收场""吹鼓手分家——各吹各 的"等等。

唢呐是民间婚丧仪式中的核心乐器,享 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古人称其"一响压百 乐"。无论是结婚还是丧葬,都离不开它。 那年月,农村的红白事多,黎师傅人实在,在 村里口碑甚好,只要鞭炮响,他就不用再买 烟抽了,平常一场事做下来,都会有三整条 烟,袋子总是塞得鼓鼓囊囊的。不管远近, 他都要骑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 个黑色手提包,半截铜质的唢呐总是露在包 外,遇到人多的地方,他都会下车分发香烟, 见者有份,"江湖一把伞,只准吃不准攒。"这 是他的口头禅。

我是很羡慕黎师傅的,天天有肉吃,有酒 喝,还有抽不完的烟,每次看到他车把上挂着 的那把唢呐,心里便痒痒,要是我有一把喇叭 就好了。说干就干。我找来一个漏斗,将奶 奶用的吹火筒找来,再把铁钉烧红,在吹火筒 上钻出八个小孔,然后将竹管与漏斗用铁丝 固定。形状是很像,但怎么也吹不出声音 来。我便问黎师傅,他拿着喇叭笑得直不起 腰,一连呛了好几下,他说你这个喇叭连哨嘴 都没有,怎么会有声音呢?后来他手把手教 我,如何吸气,放气,也是吹不出声响来,他看 着我着急的样子说,你还小,可能是气力不 够,以后大了,你若再想学,我全都教给你。

喇叭没学成,还险些挨了 -顿揍,奶奶 的吹火筒被钻了孔,怎么吹也吹不起火苗 来,她拿着木条追着我打,边追边骂:"男不 学吹鼓手,女不做戏子! 你年纪轻轻的不好 好读书,学这些能有啥出息?"

在乡人眼里,吹鼓手和穿街走巷的耍猴 卖艺人一样,都是下九流的行当。也是,在 婚丧嫁娶的宴席上,他们都是和厨房打杂人 一起吃最后一桌的,偶尔也会少一两道菜或 是份量不足,乡里乡亲的,能填饱肚子就 行。黎师傅也从不计较这些,但不在意并不 表示可以被轻视、被怠慢,有一次,他因为管 事人的傲慢拍起了桌子。

那是一个红喜事,老远就听到欢腾热烈 的唢呐声,前来送恭贺的人络绎不绝,他和 另外一个师傅把《坐堂调》吹了一遍又一遍, 早上几乎没停歇过,客人也是一桌接一桌地 吃。最后客人都吃完了,连后厨的师傅们也 都吃完了,还是没人来叫他们去坐席,黎师傅 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去问管事的人什么时候 能安排他俩吃饭,那位支宾先生是个中年 人,他"哦"了一声,不以为意地说:"你们也 是,我的事多,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挤一下不 就行了? 你俩现在去厨房看看,看还剩点 啥,将就对付一口算了。

黎师傅说:"我们是乞丐吗?这是你管 事的失职,怎么还这样说话呢?"那支宾先生 也随口说了一句:"你以为呢?"黎师傅猛地 捶了一下桌子,指着对方的鼻子吼道:"我们 是艺人,不是乞讨的! 你知道我们用的桌子 为什么叫云台吗? 你知道这个喜棚为什么 叫龙棚吗?你知道钟离汉的孔在哪里吗?"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说越大,眼睛瞪得 比吹唢呐时还要大,"你知道《迎亲调》《小百 鸟朝凤》吗?什么叫《上路十八拍》?什么是

《坐堂六合韵》?" 支宾先生听得一愣一愣的,不知如何应 对,旁边的人都围过来劝架,东家也赶紧过 来赔不是,"我家今天好日好事,黎师傅您就 消消气,我们现在就去安排!"黎师傅愤愤地 说:"今天若不是人家的好日好事,我就让你 下不了台!"

黎师傅那次并没有因为受到忽视、冷落 而影响发挥,相反,他似乎要把郁积在心里 的所有不满和委屈都倾泄出来一样,将《一 字调》吹得更加喜庆喧闹,更加欢快激越,似 要拱破云天。

黎师傅最擅长吹《补冈》和《悲调》,哀 戚、苍凉,如泣如诉。这可能与他遭受到的 不公有关。黎师傅是高中毕业生,那时候能 读到这个层次是很少的,村里没有几个,那 年当兵因为身体原因未被录取。后来村里 差老师,他当了几年代课老师后又被解雇, 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艰难度日,人生太多的 不如意让他变得沉默寡言,幸好有这把唢呐 陪伴。农闲时,他总会取出它放在膝上,呆 呆的望着它出神,这唢呐已经有些年月了, 一些地方甚至变形了,碗口处的铜漆也已剥 落,斑斑点点,如同老人手背上悄然浮现的 褐色斑痕。经年累月的摩挲,管孔上也快要 沁出光来,他心疼不已,轻轻地抚弄着它,像 在触摸自己的孩子,动作轻柔,专注。是啊, 两个孩子读书,一大家子大大小小的开支, 哪样离得了它呢?在黎师傅眼里,唢呐不是 一个简单的器物,而是自己体内的某个器 官,已经和他血脉相连了。

长大后我并没有随黎师傅去学吹喇叭, 而是选择了外出务工。每年只有春节期间 才能回家几天,后来随着乐队的兴起,村里 的唢呐声也渐渐地稀疏了下去,如同秋后衰 弱的蝉鸣,日稀一日。那熟悉的声音,如同 一个久未谋面的老友,尽管再也听不见了, 但心里却依然在记挂着它。

最后一次见到黎师傅,是在分盐卫生院, 那天我陪爱人在医院打点滴,无意中看到了 他的儿子,那孩子是我的学生,他弱弱的叫了 我一声老师后,眼光便移向了别处,在我问到 他父亲的近况时,他眼里突然溢出了泪水,低 声说:"他肺癌晚期,医生说他的肺都变了颜 色,没有几天了。"我怔住了,喉管里像被什么 东西堵住了一样。赶紧随他去了住院部。

黎师傅并没有消瘦,手背上插着针管, 斜躺着,眼神游离。许是很久没有理过发 了,头发有点偏长,显得有些凌乱。他见到 我,立刻坐正了身子,眼里满是疑惑。那天 是我和他一起聊天时间最长的一次,他讲唢 呐从波斯传入中原的历史,讲天庭云台的传 说,讲《哭皇天》的演奏技巧;也谈电子乐和 腰鼓队在农村的异军突起,谈唢呐、皮影戏 等民间艺人的逐渐消亡。老实讲,他很健 谈,我几乎插不上话,只有不停点头,微笑。

我想不到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慰抚他,准 确地说,他并不像一个病人,只是面色苍白, 声音低沉。在他说要把那支唢呐送给我时, 我忽然有些不知所措,心里忐忑不安。接受 吧,我不会按捺,荒腔走板的,怕辜负了他的 期许。拒绝吧,又于心不忍,毕竟小时候又 特别钟爱它。为了消弭尴尬,我故意扯开了 话题,我说,农村人的生活环境已经今非昔 比,大型腰鼓队的兴起已是必然的趋势。但 唢呐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穿透力超强,是任 何乐器都无法替代的;它具有浓烈的烟火 气,更是荆楚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现 在,监利唢呐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了。他欠了欠身,眼里闪出 一丝光来,他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太好了, 太好了,你放心,等我出院了,你抽空来我 家,我教你吹《百鸟朝凤》!

村里老人说,吹唢呐的人,他肺腑的气 力都随声音去了,年岁大了,更容易染上肺 疾,唢呐是一个很奇怪的乐器,使的力越大, 它的音色就越突出,音域就更好掌控,细柔、 粗犷转换自如,如果想偷懒,轻轻用力,它甚 至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更别想响遏行云了。 老人说的话应该是有道理的。可能是用力 过度,黎师傅六十不到就得了这肺癌。

我没有看到他的那支唢呐,据说,那支 唢呐被人放在他的灵柩里,一并推进了火 炉。也好,世间多分清冷,天庭自会多分喧 腾,许是中八仙们早早就搭建好了云台,丝 竹管弦,只待他的那曲《百鸟朝凤》了。

黎师傅曾经说,我们村里三个云台师 傅,很多时候还要接外面的师傅过来帮忙, 那时候孩子过五岁生、十岁生都会接六合 班,接云台师傅,红白喜事更不用说,根本忙 不过来。他说,唢呐是唯一一种把人从生吹 到死的乐器。他吹了一辈子唢呐,也不知送 走了多少人,在轮到别人送他时,这些乡下 艺人都不见了踪影,改行的改行,年岁大了 的吹不动了。可以想象,送他走的那天依然 是鞭炮阵阵、依然是锣鼓喧天,但绝对没有 唢呐凄厉的呜咽声,也一定少了六合班浑厚 的鼓点和激越的锣钹声。

世道变迁,这些古老的行当日渐式微,它 们已渐行渐远,乡村里再也见不到他们忙碌的 身影,村庄的上空再也不会有那撕心裂肺的声 音回荡。是的,黎师傅——我一直都是将《百 鸟朝凤》设置为手机铃声的,不为别的,只为 它悦耳,只为它动听,只为那熟悉的声音,能 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在耳畔执拗地回响。

男孩迅步走出窄门,眼里闪着光,脚步铿锵有力 女孩带来了晨露和朝霞 一路小跑在最后一秒进来的男士手里 提着热腾腾的豆浆 一位慈母爱怜地注视着,这百年修得

彼此的擦肩而过 少女与大海 少女的情怀辽阔:大海无际 海水轻吻脚丫,身后留下串串银铃的脚印 海浪无需风的指引,滚动和退却 沙鸥轻飞一掠而过 但现实的海滩:太阳会毒辣 海滩会裸露,脚印会凌乱

指尖能尝到海的咸 总统府

不是为自己的平庸找借口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 来到总统府只因来到了南京 就像自己的人生只因出生在这个和平年代 曾经最高的权力机构 法式建筑与古老的庭院共存 一座坍塌后的木乃伊 我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和新与旧的搏杀 捡起庭院里飘零的枫树叶 收纳成美丽的标本 一个朝代的美就躺在我的集册里

空灵

只有清晨的鸟鸣才称得上空灵 远远传来 仿佛透过山透过水 划破夜空 接着第二声 带着悠扬和孤独 环绕整个黎明 我在半睡中,肉身还未回归 人间尚未苏醒 第三声传来,有了回应 是林莺还是翠鸟

并不重要 向云端

琴台向下,陵寝向上 琴台注定要婉转,陵寝注定要笔直 林木深处的约隐约现,布满 探视的欲望 音乐的初期要经历山谷的回荡 伯牙与钟子期才不会相见恨晚 有种震撼来自笔直向上,气势 是横亘在脚与云之间的长梯 踏上去就能登上先驱者的圣地

广西之旅

动车与冬至的日光 在赛跑,如游龙 从北纬三十到北纬二十二 跨越八个纬度,为的是延长半个时辰 可终究没赛过黑夜 南方的冬至夜裹挟着陌生的清冷 动车完美地演绎着 奔赴的含义 像一把利剑,刺破 城市的茫然 在相隔八个纬度的西南方,谁为 儿子的奔赴

搭建临时的港湾 广西大学

三世因果私自筑巢,儿子 踏上广西征程 十三平方公里,我徒步跟随儿子 他生活五年熟悉的校园 东门一隅,绿树成阴、小河旖旎 合欢花正艳 我一路轻描浅视 感受临考前仍专心背诵,一幅幅 年轻生动的画面 清晨阳光软柔 庄严的教学楼披上慈悲的外衣 我面向初升的太阳:虔诚地合上双手



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